

## 三心二意文学奖

方英文

西安的夏天很热。如同革命年代一个阵营的报纸上,描绘另一个阵营的人民的的日子,实在难熬。现在好了,秋天来了。且还颇有眼色地下了些细雨。

送目秦岭,烟岚着淡墨色。那里面有很多隋唐遗迹,如李世民病逝的翠微宫。现如今,竟有不少隐者。

我听说有两个和尚,一个法号三心,一个法号二意。三心善绘画,二意迷书法。两个寺只隔一个小山垭,一小时路程不到。所以隔上一两天,卷了作品,碰头互赞,切而磋之。

物质生活不成问题。布施者较多,以家庭生活不和谐的少妇为主。

昨天《三门峡日报》(8月20日)刊登王晓峰先生评论我长篇小说《群山绝响》,题目叫《往日画卷,黎民颂歌》,谬奖有加。同版有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综述。评奖结果如赌局揭晓:狂喜者少数,失落者众望;一时间质疑嘲讽声此起彼伏。这也正常不过,因为文学评奖不同于体育赛事。体育竞技只要尿检没问题,上场一比拼,强弱立现,天下尽服。

几个月前《群山绝响》也曾被出版方—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——申报了上去。我说好嘛,好比过去的乡下,勤劳者每天早早起来,拎着筐子出门拾粪呢。拾得着粪拾不着粪自然两说了,但出门拾粪总归一个好习惯啦。

《群山绝响》去年二月出版,立即受到读者好评,半年内加印两次。纸媒评论文章,字数超过小说文本。这是让人欣慰的,毕竟是我拿毛笔写了三年,又修改了两年才交付出版的。

确也产生过获奖幻想,只是一闪即逝。获奖需要三个靠字:靠作品,靠人脉,靠气候。而我这类系统之外的业余作家,反复研判自身,结论是三不靠的。

说到茅奖,历届茅奖,印象里除了分配个别军方作家获奖,其余得主似乎全为系统内作家。这也合乎情理,因为文学早已行业化了,不再有人民性了。好比钓鱼协会颁奖,获奖者只能是钓鱼协会内部;上台领奖的忽然夹杂一个登山爱好者——驴友,岂不怪哉!

浏览网友质疑,我也觉得此次茅奖过于集中了。一是获奖作品全由北京出版,二是获奖作家皆为北京户口。说明什么?说明这是一个小区域文学奖,等于“北京市市民茅盾文学奖”。北京固然重要,但是之于辽阔的中国文学版图,之于上千家出版社,之于数万部长篇小说,北京市民的文学再强大,也不至于强大到可以挟泰山以超北海吧。

稀释奖章的含金量,或者相反,缩水对方的荣耀感,启动精神胜利法,是平衡心理、获取快乐的艺术窍门。也是道家手段,延年益寿,眨眼一风吹过。

## 笑读《偶为霞客》

程明清

早晨起床,卷帘观天,晴光朗然,又是一个“秋老虎”耍威风。竟日宅家,读书吃茶,浇花纳凉。所读之书是前几日网购的一册游记,系著名作家方英文先生于今年六月份出的一本游记书《偶为霞客》。书中语言诙谐幽默,读来趣味盎然;虽为游记,但写景较少,记人和物居多;记人多为贩夫走卒、底层小人物也,述物亦是黄猫灰狗、田鸭河鹅一类。其在书前代序“明堂山记”中写到:“五个老男人攀枝抠崖,嘘声喘气,却闻身后喜鹊叽喳。回首俯视,三个少妇,容颜各俏。便让路青春。伊们皆笑,偏是不违礼仪。只好继续上进,身后哑然无声。老男人们心虚了,赶紧歇身贴壁,双手擦路,请三丽先行。追随芳踪,居然个个来劲,不虚不喘了,前头叽叽喳喳,后面呵呵呱呱,丝毫没有掉队的意思。哎哟这有什么法子呢,少妇之魅,摧毁江山都不在话下;激励老男人登个山,不过是艳腰一闪,无意派生的效果而已。”此段语词,俏皮水灵,读后忍俊不禁。书里“故园草稿”一文中有一小段文字亦是妙不可言:“家门一开,俩猫,一白一黄,两个门墩上各卧一只。高门大户人家,卧狮子,农家院落,以猫护卫,算是各有风格。”此册游记者里,像这样的奇言妙语,不胜枚举。《偶为霞客》内容涉笔成趣,文笔摇曳多姿,真是一本好书;作为我枕畔之书没得说。

久坐阅读,有些累目,走出书斋,来到厅堂,三个孙儿,绕膝顽皮,含饴弄孙,欢欣不已。

晚在清虚庵备三菜一汤:海带炖腊肉、红椒马齿苋、茭白炒肉丝、丝瓜鸡蛋汤。独饮青啤两罐,快活怡然。



秋意浓 张成林 摄

## 秋祭

胡笑兰

处暑时节,炎阳不再炙烤,盛夏渐行渐远,秋意愈来愈浓。妩媚的秋色在天地万物间如水墨画般一点一滴地铺陈晕染开来。“一场秋雨一场凉,日子一天短一线”,儿时,在母亲的絮叨声里,秋祭就已经来了。

母亲通常会把祭祀放在农历七月十五。这一天,也是传统意义上的“中元节”。

记忆看不见,只有去抚摸。

夏秋之交,稻子熟了,菜蔬滴翠,瓜果丰盈。民间照例要祭祀,用新米等做成祭供,秋尝庆贺丰收、酬谢大地,追怀先人。于是,“七月半”同样是我值得期许的节日。因为那一天,有许多庄重而新奇的祭祀活动。

日子挨近了,母亲便寻思置办祭祀的物品。街面上买了花花绿绿的光面纸,母亲操刀弄剪,手法稔熟。通常半天功夫,一套套精巧的“纸枯衣”便热热闹闹地摆在篾箩里,最庄重的是折荷灯。它们每一件都是惟妙惟肖的艺术品。母亲是个精益求精的人,她将她的精细揉进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。

而最让我魂牵梦绕的还是母亲的米粉粑。米粉早几天就备下了。乡里亲戚送来了刚刚下场的新米,母亲带着我们推起石磨。“噶噶……”转轴推送,磨盘倾泄粉白的瀑布,在我的眼里那是最美的画。

十五这天,一大早,母亲便吩咐我去街上称肉买豆腐干,她自己去菜园子里摘些小菜,预备做米粉粑的馅。这馅也很讲究,那刚刚还染了晨露的嫩嫩的豇豆,专挑那细胞碧绿的,豆荚还没有长出籽粒,母亲摘了回来,切成细碎的颗粒;三肥七瘦的黑猪肉、豆腐干、青辣椒一并切成丁,头茬的韭菜做香料。这些食材以它该出场的秩序,在油锅里大火爆炒,待七分熟,红是红绿是绿,一款喷喷香的馅便做成了。那年月,吃肉见油荤也算得上一件很隆重的事,米粉粑的内容颇能看出主人的家境。

米粉下到煮得沸腾的开水锅里,快速翻炒。母亲说,这粉也要用心揉捏,还得趁热,揉搓到粘腻,那粑的皮壳才绵软有筋道。刚煮开的米粉可真烫,母亲下意识地捏一下自己的耳坠,好像这样能缓解些灼烫感,又下手大力去揉。

该做粑了。揪一疙瘩粉团,再搓揉,顺着同一个方向旋捏,面团成了个窝头样的巢窠。装馅合拢团揉,一个粑便成了。很快,竹簸箕上摆满珠圆玉润大小一致的米粉粑,在堂屋的方桌上一溜儿排开。

油锅烧热,米粉粑一个个贴到铁锅面上,贴锅旋一瓢水,压上盖焖烧。水汽蒸腾,渐渐就听见锅里“哧哧”地响,那是水汽快蒸发干了,米锅粑的香气从锅盖的缝隙里一缕缕飘逸而出。

可以揭锅了。母亲先捡起一大海碗,那是留着晚上祭祀用的。又装了几碗说是送到隔壁张妈李叔家,让他们也尝尝我家的米粑。我便热烈响应,欣欣然而往。像这种母亲分派的,给邻居送东送西的事情,我打小就喜欢去干,在左邻右舍欢喜的眼神里,我也能感受那种被赞许的快乐。

母亲做的米粉粑皮薄馅大,新米粉的香甜揉合了菜肉的鲜香,咬一口滋滋冒油,吃着便停不下来了。全家那期待已久的米粉粑,也揉进了母亲的一颗心。

月上柳梢头,月亮将她如水的年华倾倒在尘世间。鞭炮的炸响此起彼伏,家家燃烧纸钱的火堆在村头河畔接续起了火龙。在大人们庄重的祭祀活动里,活跃着孩子们的身影。他们朝着烟火闪亮的地方奔突,一路打打闹闹,主家会热情地送上一捧铜钱般大小的米粑。是企图吉利亦或是应景,孩子们并不是真的为了那口吃的。立秋后的夏夜凉爽而深阔,虫儿在草丛里起劲的鸣叫,萤火虫明明灭灭……中元夜,也点亮了孩子们的童真。

月上中天。走过没草的小径,我陪着母亲来到屋前的浣河。浣河上承山泉清溪,下接滔滔长江,水色清亮,在少年我的心池,便似个不染风尘的美少女。十五的月亮真圆真亮,月华在清幽的水面洒下了点点碎银,河面波光粼粼,凉风习习,水声拍岸……

河畔,母亲摆起祭祀的供品,“想你二姐在日就喜欢这米粉粑呢!”岁月经年,母亲叹息的声音尤其是浸漫了酸楚。放荷灯了,点燃荷心的蜡烛,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小心地将荷灯放到河里,一只接着一只。风吹荡着河水,推移着荷灯,渐渐地远了。那荷灯蜿蜒向前,宛如一条烛光闪烁的小路。“云儿,珠子,看见回家的路了么?!”母亲小声念叨着,那是她在喊我那青春早逝的二姐,还有我那未曾谋面早夭的四妹。

柔和的月光里,母亲凄美的面容流溢着母性的光辉。她那逝去的爱女是她心荷里一盏不灭的灯,一个母亲的思念唯有在此刻能得到些许的寄托。

树影在水下粼动,泪水在脸颊悄悄流。折一盏荷花灯放在水中,闭上眼睛,双手合十,愿天堂里的人能感受到我们的思念,和我们在梦中相见!